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五十八回 錦毛鼠龍樓封護衛 鄧九如飯店遇恩星

且說白玉堂聽蔣平之言，猛然省悟，道：「是呀！虧得四哥提拔；不然，我白玉堂豈不成了叛逆了麼？展兄快拿刑具來。」展爺道：「暫且屈尊五弟。」吩咐伴當：「快拿刑具來。」不多時，不但刑具拿來，連罪衣罪裙俱有。立刻將白玉堂打扮起來。此時盧方同著眾人連王馬張趙俱隨在後面。展爺先到書房，掀起簾櫳，進內回稟。不多時，李才打起簾子，口中說道：「相爺請白義士。」只一句弄得白玉堂欲前不前，要退難退，心中反倒不得主意。只見盧方在那裡打手式，叫他屈膝。他便來到簾前，屈膝前進，口內低低說道：「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條，懇祈相爺筆下超生。」說罷，匍匐在地。包公笑容滿面道：「五義士不要如此，本閣自有保本。」回頭吩咐展爺，去了刑具，換了衣服，看座。白玉堂那裡肯坐。包相把白玉堂仔細一看，不由得滿心歡喜。白玉堂看了包相，不覺得凜然敬畏。包相卻將梗概略為盤詰。白玉堂再無推諉，滿口應承。包相點了點頭，道：「聖上屢屢問本閣要五義士者，並非有意加罪，卻是求賢若渴之意。五義士只管放心。明日日本閣保奏，必有好處。」

外面盧方聽了，連忙進來，一齊跪倒。白玉堂早已跪下。盧方道：「卑職等仰賴相爺的鴻慈。明日聖上倘不見怪，實屬萬幸；如若加罪時，盧方等情願納還職銜以贖弟罪，從此作個安善良民，再也不敢妄為了。」包公笑道：「盧校尉不要如此，全在本閣身上，包管五義士無事。你等不知聖上此時勵精圖治，惟恐野有遺賢，時常的訓示本閣，叫細細訪查賢豪俊義，焉有見怪之理。只要你等以後與國家出力報效，不負聖恩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吩咐眾人起來。又對展爺道：「展護衛與公孫主簿，你二人替本閣好好看待五義士。」展爺與公孫先生一一領命，同定眾人，退了出來。到了公廳之內，大家就座。

只聽蔣爺說道：「五弟，你看相爺如何？」白玉堂道：「好一位為國為民的恩相！」蔣爺笑道：「你也知是恩相了。可見大哥堪稱是我的兄長，眼力不差，說個「知遇之恩」，誠不愧也。」幾句話說得個白玉堂臉紅過耳，瞅了蔣平一眼，再也不言語了。旁邊公孫先生知道蔣爺打趣白玉堂，惟恐白玉堂年幼臉急，連忙說道：「今日我等雖奉相諭款待五弟，又算是我與五弟預為賀喜。候明日保奏下來，我們還要吃五弟喜酒呢。」白玉堂道：「只恐小弟命小福薄，無福消受皇恩。倘能無事，弟也當備酒與眾位兄長酬勞。」徐慶道：「不必套話，大家也該喝一杯了。」趙虎道：「我剛要說，三哥說了。還是三哥爽快。」回頭叫伴當，快快擺桌子端酒席。

登時進來幾個伴當，調開桌椅，安放杯箸。展爺與公孫先生還要讓白玉堂上坐，卻是馬漢王朝二人攔住，說：「住了，盧大哥在此，五弟焉肯上坐？依弟等愚見，莫若還是盧大哥的首座，其下挨次而坐，倒覺爽快。」徐慶道：「好！還是王馬二兄吩咐的是。我是挨著趙四弟一處坐。」趙虎道：「三哥，咱兩個就在這邊坐，不要管他們。來，來，且喝一杯。」說罷，一個提壺，一個執盞，二人就對喝起來，眾人見他二人如此，不覺大笑，也不謙讓了，彼此就座，飲酒暢談，無不傾心。

及至酒飯已畢，公孫策便回至自己屋內寫保奏摺底，開首先敘展護衛一人前往陷空島，拿獲白玉堂，皆是展昭之功；次說白玉堂所作之事雖聞味小巧之行，卻是光明正大之事，仰懇天恩，赦宥封職，廣開進賢之門等語。請示包相看了，繕寫清楚，預備明日五鼓，謹呈御覽。

至次日，包公派展爺盧大爺王爺馬爺隨同白玉堂入朝。白五爺依然是罪衣罪裙，預備召見。到了朝房，包相進內遞摺。仁宗看了，龍心大悅，立刻召見包相。包相又密密保奏一番。天子即傳旨派老伴伴陳林，曉示白玉堂，不必罪衣罪裙，只要平人服色帶領引見。陳公公念他殺害郭安，有暗救自己之恩，見了白玉堂，又致謝了一番；然後明發上諭，叫白玉堂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更顯得少年英俊。及至天子臨朝，陳公公將白玉堂領至丹墀之上。仁宗見白玉堂一表人物，再想起他所作之事，真有人所不能的本領，人所不能的膽量，聖心歡喜非常，就依著包腳的密奏，立刻傳旨：「加封展昭實受四品護衛之職。其所遺四品護衛之銜，即著白玉堂補授，與展昭同在開封府供職，以為輔弼。」白玉堂到了此時，心平氣和，惟有俯首謝恩。下了丹墀，見了眾人，大家道喜。惟盧方更覺歡喜。

至散朝之後，隨到開封府。此時早有報錄之人報到，大家俱知白五爺得了護衛，無不快樂。白玉堂換了服色，展爺帶到書房，與相爺行參。包公又勉勵了多少言語，仍叫公孫先生替白護衛具謝恩摺子，預備明早入朝代奏謝恩。一切事宜完畢。白玉堂果然設了豐盛酒席，酬謝知己。

這一日群雄豪聚：上面是盧方，左有公孫先生，右有展爺，這壁廂王馬張，那壁廂趙徐蔣，白玉堂卻在下面相陪。大家開懷暢飲，獨有盧爺有些愀然不樂之狀。王朝道：「盧大哥，今日兄弟相聚，而且五弟封職，理當快樂。為何大哥鬱鬱不樂呢？」蔣平道：「大哥不樂，小弟知道。」馬漢道：「四弟，大哥端的為著何事？」蔣平道：「二哥你不曉得。我弟兄原是五人，如今四個人俱各受職，惟有我二哥不在座中。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？」蔣平這裡說著，誰知盧爺那裡早已落下淚來，白玉堂便低下頭去了。眾人見此光景，登時的都默默無言。半晌，只聽蔣平歎道：「大哥不用為難。此事原是小弟作的，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？」白玉堂連忙插言道：「小弟與四哥同去。」盧方道：「這倒不消。你乃新受皇恩，不可遠出。況且找你二哥，又不是私訪緝捕，要去多人何用？只你四哥一人足矣。」白玉堂道：「就依大哥吩咐。」公孫先生與展爺又用言語勸慰了一番，盧方才把愁眉展放。大家豁拳行令，快樂非常。

到了次日，蔣平回明相爺去找韓彰，自己卻扮了個道士行裝，仍奔丹鳳嶺翠雲峰而來。

且說韓彰自掃墓之後，打聽得蔣平等由平縣已然起身，他便離了靈佑寺竟奔杭州而來，竟欲遊賞西湖。一日，來到仁和縣，天氣已晚，便在鎮店找了客寓住了。吃畢晚飯後，剛要歇息，忽聽隔壁房中有小孩哭啼之聲，又有個山西人嘮哩嘮叨，不知說甚麼，心中委決不下。只得出房來到這邊，悄悄張望。見那山西人左一掌，右一掌，打那小孩子，叫那小孩子叫他父親，偏偏的那小孩卻又不肯。

韓二爺看了，心中納悶，又見那小孩捱打可憐，不由得邁步上前，勸道：「朋友，這是為何？他一個小孩子家，如何禁得住你打呢？」那山西人道：「克（客）官，你不曉得。這懷（壞）小娃娃是哦（我）前途花了五兩銀子買來作乾兒的。一爐（路）上哄著他暹（吃），哄著他哈（喝），他總是叫我大收（叔）。哦就說他：「你不要叫我大收，你叫我樂子。大收與樂子沒有甚麼墳（分）別。」可奈這娃娃到了店裡，他不但不叫我樂子，連大收也不叫了。」韓爺聽了不由得要笑。又見那小孩眉目清秀，瞅著韓爺，頗有望教之意。韓爺更覺不忍，連忙說道：「人生各有緣分。我看這小孩子，很愛惜他。你要將他轉賣於我，我便將原價奉還。」那山西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微贈些利息，哦便賣給剋官。」韓二爺道：「這也有限之事。」即向兜肚內摸出五六兩銀子一錠，額外又有一塊不足二兩，托於掌上，道：「這是五兩一錠，添上這塊算作利息。你道如何？」那山西人看著銀子眼中出火，道：「求（就）是折（這）樣罷！哦沒有娃娃累贅，我還要趕爐呢。咱們仍蠅（人銀）兩交，各無反悔。」說罷，他將小孩子領過來交與韓爺，韓爺卻將銀子遞過。這山西人接銀在手，頭也不回，揚長出店去了。

韓爺反生疑忌。只聽小孩子道：「真便宜他，也難為他。」韓爺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小孩子道：「請問伯伯，住於何處？」韓爺道：「就在隔壁房內。」小孩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到那邊再為細述。」韓爺見小孩子說話靈變，滿心歡喜，攜著手來到自己屋內。先問他吃甚麼。小孩子道：「前途已然用過，不吃甚麼了。」韓爺又給他斟了半盞茶，叫他喝了，方慢慢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家住那裡？因何賣與山西人為子？」小孩子未語先流淚，道：「伯伯聽稟：我姓鄧名叫九如，在平縣鄧家窪居住。只因父親喪後，我與母親娘兒兩個度日。我有一個二舅叫武平安，為人甚屬不端。一日，背負一人寄居我們家中，說是他的仇人，要與我大舅活活祭靈。不想此人是開封府包相爺的姪兒，我母親私行將他釋放。叫我找我二舅去，趁空兒我母親就懸梁自盡了。」說至此，痛

哭起來。韓爺聞聽，亦覺慘然。將他勸慰多時，又問以後的情節。鄧九如道：「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無法無天，況我們又在山環居住，也不報官，便用棺材盛殮，於次日煩了幾個無賴之人幫著，抬在山窪掩埋。是我一時思念母親死的苦情，向我二舅啼哭。誰知我二舅不加憐憫，反生怨恨，將我踢打一頓。我就氣悶在地，不知魂歸何處。不料後來甦醒過來，覺得在人身上——就是方才那個山西人。一路上多虧他照應吃喝，來到此店，這是難為他。所便宜他的緣故，他何嘗花費五兩銀子，他不過在山窪將我撿來，折磨我叫他父親，也不過是轉賣之意。幸虧伯伯搭救，白白的叫他詐去銀兩。」韓爺聽了，方知此子就是鄧九如。見他伶俐非常，不由得滿心歡喜，又是歎息。當初在靈佑寺居住時，聽得不甚的確，如今聽九如一說，心內方才明白。

只見九如問道：「請問伯伯貴姓？因何到旅店之中？卻要往何處去？」韓爺道：「我姓韓名彰，要往杭州，有些公幹。只是道路上帶你不便，待我明日將你安置個妥當地方，候我回來，再帶你上東京便了。」九如道：「但憑韓伯伯處置。使小姪不至漂泊，那便是伯伯再生之德了。」說罷，流下淚來。韓爺聽了，好生不忍，道：「賢姪心放，休要憂慮。」又安慰了好些言語，哄著他睡了，自己也便和衣而臥。

到次日天明，算還了飯錢，出了店門。惟恐九如小孩子家，吃慣點心，便向街頭看了看，見路西有個湯圓鋪，攏了九如，來到鋪內，揀了個座頭坐了道：「盛一碗湯圓來。」只見有個老者端了一碗湯圓，外有四碟點心，無非是糖耳朵蜜麻花蜂糕等類，放在桌上。手持空盤，卻不動身，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瞅著九如。半晌，歎了一口氣，眼中幾幾乎落下淚來。韓二爺見此光景，不由得問道：「你這老兒為何瞅著我姪兒？難道你認得他麼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小老兒卻不認得，只是這位相公有些廝像……」韓爺道：「他像誰？」那老兒卻不言語，眼淚早已滴下。韓爺更覺犯疑，連忙道：「他到底像誰？何不說來？」那老者拭了淚，道：「軍官爺若不怪時，小老兒便說了。只因小老兒半生乏嗣，好容易的生了一子，活到六歲上。不幸老伴死了，撂下此子，因思娘也就「嗚呼哀哉」了。今日看見小相公的面龐兒頗頗的像我那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卻又咽住不言語了。

韓爺聽了，暗暗忖道：「我看此老頗覺誠實，而且老來思子；若九如留在此間，他必加倍疼愛小孩子，斷不至於受苦。」想罷，便道：「老丈，你貴姓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小老兒姓張，乃嘉興府人氏，在此開湯圓鋪多年。鋪中也無多人，只有個伙計看火，所有座頭俱是小老兒自己張羅。」韓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告訴你。他姓鄧名叫九如，乃是我姪兒。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幹，帶著他行路甚屬不便。我意欲將這姪兒寄居在此，老丈你可願意麼？」張老兒聽了，眉開眼笑，道：「軍官爺既有公事，請將小相公留居在此。只管放心，小老兒是會看承的。」韓爺又問九如道：「姪兒，你的意下如何？我到了杭州，完了公事，即便前來接你。」九如道：「伯伯既有此意，就是這樣罷。又何必問我呢。」韓爺聽了，知他願意，又見老者歡喜無限。真是兩下情願，事最好辦。韓爺也想不到如此的爽快，回手在兜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，遞與老者：「老丈，這是些須薄禮，聊算我姪兒的茶飯之資，請收了罷。」張老者那裡肯受。

不知說些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